

她会说，她要等，  
并在等待中坚守信念。  
可是，此生还会再有如许幸福吗？

一段绵延不尽的童年岁月  
一颗半生等待被原谅的心

William Trevor

〔爱尔兰〕威廉·特雷弗 著 于是 译

# 露西·高特的故事

The Story of Lucy Gault

人民文学出版社



William Trevor

〔爱尔兰〕威廉·特雷弗 著 于是 译

# 露西·高特的故事

The Story of Lucy Gault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出版获得爱尔兰文学交流会(翻译基金)资助,特此鸣谢。  
The publisher acknowledges the financial assistance of  
Ireland Literature Exchange(Translation Fund), Dublin, Ireland.

[www.irelandliterature.com](http://www.irelandliterature.com)

[info@irelandliterature.com](mailto:info@irelandliterature.com)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9-3569 号

William Trevor

## THE STORY OF LUCY GAULT

---

Copyright © 2002 by William Trevo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ILA)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露西·高特的故事/(爱尔兰)特雷弗著;于是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 978-7-02-007588-1

I. ①露… II. ①特… ②于… III. ①长篇小说-爱  
尔兰-现代 IV. ①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5930 号

特约策划:彭 伦 蔡 耘  
责任编辑:吴继珍  
封面设计:张志全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92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5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2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7588-1  
定 价 28.00 元

献给简

## 序

李翊云

二〇〇八年九月，我前往英格兰东苏赛克斯参加威廉·特雷弗的读书会，机不可失，因太罕有。读书会是在查尔斯顿农舍举办的，那曾是邓肯·格兰特和凡妮莎·贝尔昔日的寓所，亦是布鲁姆伯里沙龙在一战时的聚会地。查尔斯顿花园是典型的英式园林，如今的园丁名为马克，是个怪异但可爱的先生；朗诵会后的下午茶是精致的英式茶点。在满屋子人的闲聊中特雷弗先生转向我，说道：“身在这些英国人中间，您一定感觉有点怪吧。”

后来，在刘易斯车站等候前往伦敦的火车时，特雷弗先生对他太太和我讲起读书会后邂逅一位老者的小插曲。老人的太太生前酷爱阅读小说，当她病重卧床，无法再读书时，他便开始念书给她听。在她弥留之际，他念的便是特雷弗的短篇小说。“他告诉我这事时，我都快哭了。”特雷弗先生说着，蓝眼睛湿润了，浮现出淡淡的忧伤，那也是他的

许多肖像照中常见的眼神，但那位老人说能在她告别尘世时朗诵特雷弗的小说给她听，他只觉得幸福。特雷弗先生对我说：“那是我们写故事的原因。”

威廉·特雷弗被《纽约客》誉为“在世的最伟大的英语短篇小说作家”，同样，也是容易被普通读者忽视的作者。这并不奇怪，因为写作者似乎有不同的种类：有一类擅长在小说中融入个人特质，将作者本人的自我展现于读者面前；另一类则将自我隐藏于笔下人物的性格之中。威廉·特雷弗即属后者，不过，纵使 he 离群索居、安静隐世，却源源不断地奉献出一本又一本小说，长篇短篇双管齐下。恰如《华盛顿邮报》书评版“读书世界”所言：“惟有文字感觉纯正精致的作者，才能在短篇和长篇两类创作中兼具大师风范，而威廉·特雷弗就是当之无愧的大师。”

一九二八年，威廉·特雷弗出生于爱尔兰科克郡的米切尔镇，本名为威廉·特雷弗·考克斯。他的童年是在爱尔兰度过的，在多个爱尔兰中小学校接受教育后，又到都柏林入读圣三一学院。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特雷弗移民英格兰，直到今天仍在英国生活。自一九五八年出版处女作，特雷弗至今已出版了二十多部著作，包括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一部回忆录和数部剧作，这些也为他赢得了诸多奖项。同时，他也是爱尔兰文学与艺术协会的成员。一九七七年，为了表彰他“对文学事业的卓越贡献”，特雷弗被英国王室封荣誉爵士，一九九四年，又被冠以“文学伴侣”之美誉，二零零二年，再因对文学的不懈奉献受封荣誉骑士之称号。

在奉行天主教的爱尔兰，特雷弗出身于新教之家，成年后移民英格兰。他本人坦承，他一直有种“生活在边缘”的感觉，也恰是因由距离感——背井离乡，寄居他国，地理和国籍都会带来距离感——令他能够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体察两国及其民众。他的早期作品常常描述英伦世事，后来爱尔兰又被融入其小说，但无论情节人物如何设置，他所关注的主题却始终如一，既有同情悲悯又略带冷漠超然，写出普通人生命的萧瑟荒凉：孤立隔绝，谎言欺瞒，背信通奸，生老病死。他笔下的人物对生活索取甚少，所得却更少。通常，他们是以苦为乐、坚忍存活的小人物，大世界不会被其心中呐喊所打动；意外事故偶有发生，小如餐馆中一席被毁的晚餐，大至一起险恶谋划的谋杀案，都足以将他们引入歧途，背离最初选择的道路；但即便如此，他们也拒绝占据舞台中心，不愿成为世相焦点。纵使在自己的哑剧里，他们亦是临时演员。

欺骗和背叛，不可言说的秘密和不可言说的回忆，引发的后果便是卑鄙或凶残的罪行，而其根源理由或清晰可辨或神秘未卜；诸如此类的主题经常可见于特雷弗跨度五十年的小说文本中。V. S. 普里切特曾对特雷弗的著作有过相当精辟的评说：“如同他的榜样契诃夫，威廉·特雷弗简洁、耐心而真诚地允许生活坦露内己，不加任何道义宣说；他是高妙的大师，将纷扰人类的想象力、我们的激情和那些良知的微妙波动尽显无遗。”

我是在二〇〇二年初接触威廉·特雷弗的杰作的，当时，一位朋友把他的短篇小说集作为礼物送给我。从那时起，我读了很多他的书，不仅反复阅读，也喜欢按照著作的出版时间顺序依次来读。他对人物的悲悯和理解无数次打动我的心，令我百读不厌，身为读者的我无法辨别每次读后汹涌而来的剧痛是源自书中人物的性格和悲剧，还是作者对人类本性的洞见。若有人声称完全领悟特雷弗的小说，无异于夸口妄言自己已领悟了生命本身。

《露西·高特的故事》首版于二〇〇二年,是特雷弗最近的一部长篇小说(不过,二〇〇九年秋天还将出版长篇新作《爱情与夏天》(*Love and Sumer*))。乍看之下,会以为这是延续“大屋”文学古风的传统之作。大屋,亦即权贵阶层(信奉新教的爱尔兰上流阶层)的豪华宅邸,一直是盎格鲁-爱尔兰文学世界里的经典主题,反映出十八世纪晚期新教地主阶层的焦虑不安。这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感一直延续到爱尔兰现代民族主义的成长期、爱尔兰自由邦和爱尔兰共和国的始建期。撰写大屋主题的小说家有很多,诸如伊丽莎白·波文(*Elizabeth Bowen*)、莫里·基恩(*Molly Keane*)。特雷弗自己在早期长篇创作中也涉及过这一主题,譬如《花园中的寂静》(*The Silence in the Garden*)和《幸运傻瓜》(*Fools of Fortune*),但《露西·高特的故事》有所不同,似乎无法归类亦无法评析。这部长篇小说不以动作性的情节为中心事件,而是以深层冥想为抒情主题。小说随着时间以同样不疾不徐却略带神秘的气质推进情节,个人回忆交结又纠缠历史事件,构成了故事和传说。特雷弗撰写这部小说时已逾七十高龄。我总是在思忖,这部小说是否更像是他面对世纪交接时对历史所作的沉思?——随着高特上尉夫妇漫长的自我放逐,小说展现的不止是爱尔兰的历史,也包括整个欧洲的历史,同样也不拘泥于大屋小说的传统形式。与此同时,愧疚、救赎和流放的主题依然鲜明,如同他一贯的创作,这部小说假借静谧之貌,抒写私人挽歌,并极具宿命论调。

在很多采访中特雷弗都提到过,他的写作自困惑中来。也曾有人在他面谈时确实注意到,他的身边存在着某种无害、但又确凿无误的对整个世界保持好奇的氛围。没什么事是板上钉钉的,万事万物乃至



每个路人皆是如此，都值得再看一眼，再深究一次。或许这就是原因吧。数十年居住英伦的特雷弗依然视己为外来者，依然会在满屋子英国人的场合感到不可思议，而这种迷惑伴随着数十年来的细致观察和深沉思考也给予了他没有瑕疵的文学生涯。小说家托马斯·弗拉纳根曾说：“威廉·特雷弗妙不可言，尽抒挚情；当他想要狂喜时便能写出欢闹，简笔勾勒加之精准观察又有无尽魄力；他可以令人倾倒于他的魅力，也可以让人伤怀心碎。”确实如此，无论在哪个时代都不会有太多能用笔下故事帮助老妇人安然辞世的作家，享有这种殊荣的大师堪称凤毛麟角。

## 第一部



埃弗拉德·高特上尉开枪打伤了男孩的右肩膀，那是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晚上。夜色中，那几个人越过了私人领地界限，上尉站在二楼窗旁，瞄准他们头顶上方开了一枪，望着那三个身影匆忙奔离，其中两个扶着被击中的那个。

他们是来烧这栋大屋的，这是意料中的事，因为他们之前来过。上一次他们来得比这次晚，是在凌晨，刚过一点。上尉家的几条牧羊犬把他们赶跑了，可没过一星期那些狗全都被毒死在后院，高特上尉明白，他们还会来。“我们已在军营加强了戒备，先生，”塔尔提中士离开恩尼瑟拉后曾说，“哦，是紧急戒备，上尉。”不止拉哈黛大屋受到了威胁，不管军警巡逻的范围有多广，每星期总有什么地方出事。“上帝啊，求求你，这事儿总该到头了吧。”塔尔提中士说着走了。政局陷入动荡，几乎就要进入内战状态，到处都开始了军事管制。至于被毒死的狗，就没人管了。

枪击事件发生后，天渐渐亮起来，能看到大屋前拐角处的圆石路上有斑斑血迹。在一棵树后还发现了两桶汽油。被血迹染污的小圆石都被撬出来，挪走了，大约装满了两小桶。

高特上尉心想，事情会平息的：好歹有人吸取了一次教训。他写信给恩尼瑟拉镇上的莫里斯牧师，如果牧师碰巧听说谁被击伤，请务必代为转达他的同情和遗憾。他决无伤人之意，只想鸣枪警告，提醒入侵者注意：这片私宅有人看守。莫里斯牧师回了信：他一直是那家里最野的孩子。牧师以这种方式表达了对此事的看法，但遣词造句、字里行间却流露出一份笨拙的尴尬，似乎要他对眼下的事说点什么实在太难，似乎他不能理解伤人或致死都不是有意为之。他还写道，自己已经转达了上尉的意思，但尚未得到那家人的回复。

高特上尉受过伤。六年来，镗散弹的碎片依然在他的身体里，一直没取出来。他离开战壕、成为伤员回乡了。那次受伤宣告了他的军旅生涯正式结束。其实他始终渴望晋升，但从那之后，他永远只能是个上尉，真是太可惜了。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他并不是那种一蹶不振的失意人。天伦之乐是最美妙的慰藉，他和妻子海洛薇兹还有孩子过得其乐融融。全天下再没有别的地方能和这栋灰色三层大屋媲美，他在这里生活得很快乐。屋顶是石瓦铺成的，大门上方精致的半圆扇窗、精雕细刻的白木窗楣为石质墙壁增添了几分柔美。屋子右侧有一条又宽又高的拱顶走廊，地面铺着浑圆的鹅卵石，通向小小的后院，院里的石子小径一路通向屋后的苹果园和花园。站在大屋正门望出去，视野的一半是砂砾小道，另一半是郁郁葱葱的草地，一丛蓝色绣球花构成蜿蜒的分界线，将草地和周围高耸入云的树林隔开来。若从二楼背面的房间望出去，满眼都是宽阔的大海，能一直望见海平线。

高特家族在爱尔兰的渊源几百年前就已不可考。其祖先最早是在诺福克——家族内部对此并非深信不疑,但至少已达成共识——也就是科克郡的最西端落了脚。雇佣兵打下了一点江山,便常年长眠在那里,没人知道个中详情。到了十八世纪初,高特家族东迁,已壮大成体面的富裕人家,每一代都有一两个儿子继承从军的家族传统。他们买了拉哈黛的土地,再开始建造大屋。又长又直的林荫大道建起来,两边栽种了栗子树,森林峡谷被改造一新。后代又开辟了果园,选用的是阿马郡的种子;花园一直维持小小的规模,是一点一滴打理成的。一七六九年,汤申德大人<sup>①</sup>、代理总督大人曾在拉哈黛逗留;一八〇九年,斯图亚特王室的多罗马那豪宅里没有一间卧室能空出来,丹尼尔·奥康奈尔<sup>②</sup>就到这里住了一阵子。历史以这种方式在这里留下痕迹。但是,真正被人牢记在心的——正是最常挂在嘴边的——是生老病死,是婚丧嫁娶,是家族大事,还有这间屋、那间屋的改装修饰,或是谁和谁起了口角,又言归于好。一八四七年,有一位高特老爷中风后卧床三年不起,但神志倒还清楚。一八七二年,历时六个月的倒楣牌局使高特家把土地一片接一片地输给了近邻奥瑞利家。一九〇一年,白喉爆发,迅速传染,可怜高特的五口之家只剩下了埃弗拉德和弟弟。如今,客厅写字台上方还陈列着一幅祖先的肖像画,但年代太久了,究竟是哪位先人实在也没人搞得清。总之,那是一张肃穆庄严的脸庞,鬓腮光滑无须,冷静的蓝眼睛里没有流露过多的情绪。这便是大屋内唯一的肖像,当然,自从照相术发明后,这儿也攒下了很多相册,不仅收录了亲朋好友的容

---

① 查尔斯·汤申德(1725—1767),英国政治家,一七六六年任财政大臣及代理首相。

② 丹尼尔·奥康奈尔(1775—1847),十九世纪英国下议院中第一位伟大的爱尔兰领袖。

颜,还有“拉哈黛的高特”的全家福。

大屋、往昔乐土的残痕、覆着苍白尘土的悬崖、悬崖下的海岸、通往基劳兰渔村的小路、两边栗子树高高的树枝相交的林荫道——这一切已融入埃弗拉德·高特的体内,化作音容笑貌的一部分,恰如先人肖像中那头顺滑的黑发遗传到了后人的身上,成为鲜明的家族特征。他高高的个子,背挺得直板板的,喜怒哀乐尽于言表,现在的他也没什么野心了,很早以前就接受了宿命,只想怀一颗善心——那也是家族遗传下来的一部分——只愿能吸引蜜蜂飞向他的蜂房,再将垂倒的苹果树连根铲除,种上新苗。他亲自清扫大屋的烟囱,重嵌灰缝,还亲手更换窗玻璃。有时,他小心翼翼地爬上大屋的屋顶,修补那些时有裂缝或漏洞的老瓦片。他把强力胶挤在瓦缝里,颇能抵挡一段时日。

干这些活儿的时候,他通常让亨利打下手,那是个动作迟缓、身形壮硕的男仆,几乎从不在白天脱下帽子。很多年前,亨利倒插门与布里吉特结婚,搬入了大屋的门房小屋。他们一直没有孩子。布里吉特的父母也都过世了,如今便只有他俩住在那里。布里吉特的父亲曾是这里的马夫,后院和田里的事情也都由他负责,他手下还有两个帮佣。但现在,所有这些活儿都靠亨利一个人做。布里吉特的母亲在大屋里干活儿,外婆也是。布里吉特和丈夫一样,长得五大三粗,膀臂浑圆,一副吃苦耐劳的模样,厨房里的事情都由她作主。以前的大屋里有好几个仆人,专门打点家务事,现在只有吉蒂·特丽莎帮海洛薇兹·高特夫人打理寝室;每个星期,基劳兰渔村的老汉娜会过来收一次衣物、床单和桌布带回去洗,顺便还帮着刷洗大堂里的瓷砖和后廊的瓷砖地板。拉哈黛昔日的盛景早已不复存在。横穿领地的林荫大道在牌桌上被输给奥瑞利家那会儿,高特家就只剩下不多不少一群荷兰黑白花牛和一片

牧场了。

深夜枪击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海洛薇兹·高特读完莫里斯牧师的回信，又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她三十过半，依然保持苗条轻盈的身段，长长的金发总是梳得很得体，格外衬出她的容貌在矜持美丽中透出一丝庄严，和她的微笑形成鲜明的反差。不过，那天晚上她被枪声惊醒以后，笑容就没了影儿。

就算海洛薇兹·高特在日常生活中决不怯懦，但那天她也确实害怕了。她出身于军人世家，就在结婚前几年，自开战就守寡的母亲过世了，之后她几乎觉得孑然于世。生活中一旦发生剧变或悲恸，勇气便自然而然降临于她，可每当她回想起那个夜晚，想到有人打算把大屋烧毁，而她、她的孩子和女仆还在其中熟睡，勇气也并不如她预想的那么慷慨了。何况还有被毒死的几条狗，还有那个被击伤的年轻人，他们家里人至今未表态，还有染了血的路石。“我很害怕，埃弗拉德。”她终于承认了，不再隐瞒心里的感受。

上尉和他的妻子彼此很了解。对于生活方式、优先次序、轻重缓急都有共识。他们年轻时都目睹过死亡，这一点拉近了他俩的距离，使他们格外珍惜这个相亲相爱的三口之家。海洛薇兹曾以为他们还会再有几个孩子的，至今仍未放弃希望，总觉得起码还能再生一个。不过，高特先生努力说服妻子相信，即使膝下无子、拉哈黛后继无人，这也不是她的过错。当他们唯一的孩子越长越大，她也越发心怀感恩，珍视这个小家——靠深爱维系的神圣的三位一体。

“害怕？那可不像你啊，海洛薇兹。”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在这里。因为我是英国人，却是拉哈黛的女主人。”



海洛薇兹坚持说，就是她，招来了那些人要对这栋大屋下手，可她丈夫不太认同。他说这里发生的一切不过是种固定模式，这种事在爱尔兰境内此起彼伏。这大屋本身、高特家和军方的关系、高特家占有的土地——哪怕和祖先相比已经缩小了很多——就足以诱发深夜暗袭事件。他也不得不承认，不管那些人的动机是什么，他们那种摧毁的冲动不会因他的立场而得到压制。袭击发生后，埃弗拉德·高特有时候下午睡觉，夜里看守家园；尽管守夜期间没有再发现异状，可这种保卫意识，和他妻子的忧惧却在日常家事中扎根了，滋生出更深层意义上的不安，那种神经质影响到每一个人，最后，连大屋里的孩子也觉出了异样。

※

露西八岁多，快九岁了。那年夏天，她和奥瑞利家的狗交上了朋友。那条大狗非常顽皮，是一半塞特猎犬、一半叼回猎犬的混种，大概一个多月前爬进了奥瑞利家的后院，那之前，它一直在废屋里溜达。根据亨利的猜想，奥瑞利家那些牧羊犬一定是接受它了。亨利说它是个没用的东西，露西的爸爸则说它很招人烦，尤其是它总爱爬下悬崖，不管谁在海岸边，都跟着人跑。奥瑞利家的人没有给这条狗起名字，几乎看也不看它一眼，就算它又溜达走了也不在乎。所以，亨利才那么说的。露西和爸爸去晨泳时，爸爸只要看到它在滩砾上跑来跳去，总会把它送回去。露西觉得大人都对它不好，但没说出口。她也没跟任何人讲：每当她在独自戏水——其实大人们禁止她这样做，无名犬会突然冲着海边兴奋地大声吠叫，它从来不靠近海，倒经常叼着她的一只凉鞋到处跑。那是条老狗，亨利说的，可当它伴在露西左右在海边玩耍时，简直就像退化成了一条小小狗，到最后总是玩得精疲力竭地倒在地上，长